



東閘碑記

薛所蘊詩

石何以立也曰爲溢渠也溢渠何以立石也曰紀功  
德以息爭也渠何以有爭也溢有水溢人建閘渠以  
自溉鄰封窺之故爭也是石何以息爭也直鑄溢水  
源流閘渠顛末以見直省之迴不相涉故爭息也爭  
息故民被其休志功德也時余復命過溢溢青衿父  
老徵余言爲記余不敢以靡詞掩實事因質言之按  
溢河閘二道一建於郡西十里之槐樹村分南北二  
渠一建郡東北二十里之琉璃村是爲新渠創起不

自今始也迨我 清朝鼎興藩司蘇公首分巡滄上  
公允文允武克剛克柔念邦家新造鳥驚獸挺之餘  
收拾人心爲第一事撫赤子則鴻鴈集澤肅寮采則  
河朔風清滅土寇於竊發無敢有飲馬漳涘靖妖氛  
於蠢動遂屹然鞏我封疆大兵突臨芻糗告急公處  
之裕如權宜酌於一時經濟準之大道至於請兵以  
衛金湯觀風以作髦士凡利必務興弊必務革一切  
憲政聿新不能僕僕數自其初下車咨民利病卽  
興水利爰命官分治授以方畧躬歷三渠於中

更鑿之壅陷者排濶之民安享樂利慶維新盛治焉  
滏北與直隸廣平府接壤滏水經其地攷歷來雨暘  
時若之年源盛流長餘潤可以及鄰國若乾封則滏  
人自漑不贍矣乙酉歲旱勉爲虐郡永之人將漁鄰  
之利爲利懇諸廣順道以竿牘致蘇公求啓滏閘必  
瀉滏水公以理應之謂此閘一啓則滏人之苗槁矣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無乃輕重倒施耶拒弗許邨永  
人謀無已復懇之直隸撫按移文豫中兩臺以及公  
謬謂滏河發源於沁水且其境石碣所載有分水等

語公曰吾不可干以私獨可懾以威乎隨檄滏郡守  
遡流窮源期以實報乃滏水則自郃西三十里黑龍  
洞中發源而沁水則出山西之澤州境相去數百里  
行峯巉崿卽飛流濺泳不能相及何啻風馬牛也果  
發源於沁沁之人豈不能爲閘而磁且先郃永而涸  
矣稽碣石所載及郃永二縣之人計月分水竝無一  
字與滏陽干涉也公毅然秉直歷敘滏水源流閘渠  
始末以詳復豫兩臺兩臺咸直公如公文以復直隸  
使者郃永之爭遂息則滏人得永食其利皆公賜也

滄青衿父老恐日遠無據鄰封復生覬覦故謀立石  
碑遵久勿渝永杜爭端於來禩乃余閱諸青衿所持  
廣順道奏文內云滄水由磁州逋及邯鄲永年此水  
勢也永年不能求涓滴於邯鄲猶邯鄲不能求涓滴  
於磁州也磁州之閘建於磁州之河昔日之建邯永  
之人誰能禁之今日之閘邯永之人又誰能啓之求  
其放旣不可轉云借亦難強誰不從地方起見肯以  
一勺與人至石碑所載計月分水永民能持此與邯  
鄲爭終不能與磁州爭也此俱文中之言明白簡直

可作永卽供案以來文處來事鐵案如山公以事不  
可不存諸石也考周禮民功曰庸書於太常今記庸  
廣樂利於無窮息鄰境之爭予溢人以永久之利乃  
分巡河北道太衆蘇公之力之功也鑲於石使百世  
下稱功頌德不衰且俾後之人知渠成不易歲修舉  
勿替以衍於靡窮鄰封再有啓爭隙如今日者視此  
刻文

重立程公碑記

張榕端

州人翰林  
院編修

磁東北距城三百武許地舊有宋大中大夫程公祠

蓋明萬曆十七年州牧劉公光先重建祠碣則司李  
張公應登爲文誌不忘也嗣州人士以瞻拜未便遷  
公神主程子祠而舊祠寢廢獨孤碣笏立道傍雖歲  
久剝泐按其文尙得梗概康熙乙未磁紳士慮前跡  
就湮也謀改樹碑程子祠內醵金運石尅期待鐫問  
記於余顧余鄙陋不足辱貞珉然竊幸前賢風流未  
遠載筆紀績又余職也其何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  
珦字伯溫河南人幼穎異識鑒淵通慈恕剛斷歷仕  
有異績載在國史者不贅陳卽其刺磁也值熙寧下

新法一時守令奉命惟恐後公獨抗議持其未便雖  
忤權相蹈不測弗計也磁經五代蹂躪迄宋中葉邑  
井邱墟民聚族處者率取水城外每午夜男婦越城  
行汲往來雜還行露是虞公惻然動念卽於城內相  
度地勢穿井十三眼旋獲甘泉磁民便之又磁西背  
太行故多山澧水出神麇山麓下潺潺西瀉折而南  
又折而東蓋環城三面焉每夏秋霖霖河水泛漲山  
浴波濤助之衝沙嚙岸一望瀾漫居民田廬率爲波  
臣所有公毅然曰誰實司牧而令民其魚乎亟吊俸

鳩工築隄障之不憚始難不撓羣議隄成亘西南數  
十里前之怒者以平漫者以斂宅隄安處至今爲利  
嗚呼此公之德磁真百世而不祧也哉先是公判南  
安一見濂溪先生以其學爲知道遂使二子顓頊往  
受業焉卒傳受微旨爲世大儒後隨任磁治讀書講  
學文教寢昌磁人追祠二程子文廟東偏繼復奉公  
神主妥侑其中至今相傳爲三程夫子祠云今 聖  
朝敕修信史凡前賢名蹟悉加纂述如公豐功碩德  
洵宜表章勿替者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又曰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公之德磁如其大且久前之人既從而表章之矣曾幾何時竟令斷碣遺文滅沒於夕陽衰草亦可慨矣及今不爲述志將後之人竝斷碣遺文有不可復識者豈磁人俎豆前賢之意哉則是役真不可已也爰泚筆牘次梗概竝識同事姓氏於碑陰

重修磁州學記

任塾

磁州知州

今二氏之學侈矣然其氣運有盛有衰其百畝之宮有興有廢而惟聖人膠庠之地則萬代不可泯誠以

聖帝明王治世之本忠臣孝子肄業之基金是則無以觀化之原也故我 皇清翊運

世祖章皇帝當金戈鐵馬之時他務未遑而首惟學校是飭迄我

皇上崇文講學孜孜於璧水園橋加意焉甚盛事也爲長吏者承風稟令豈備官而未之聞乎柰何等學宮於巢幕而聽其漂搖風雨之間耶余曩者出宰於洵洵之學蕩如也固已耑精勵意傑然修舉之爲畿東冠及辛酉秋量移淦陽道過燕臺數晤太史公

張子大先生言不及其家事惟州庠用惓惓焉余蒞  
任之明日遂於瞻拜之餘觀其地勢形便較洵固大  
勝然殿堂而外無復鉅觀接圖而索之問孰爲宗師  
坊則指荒烟蔓草者是問孰爲尊經閣則指敗瓦殘  
楹者是問孰爲甬道宮牆孰爲泮池櫺門則指糞土  
之壤與枳棘之叢者是於是進諸士大夫而詢曰滏  
陽非中土名區哉聞自趙周臣以文章爲金人師人  
才遂甲於鄴下而學宮數堵聽其凋敝若此其謂之  
何士大夫揖余曰滏陽學宮素稱閎壯柰歲久漸湮

而蒞茲土者每以衝途疲於奔命不暇爲補葺計前  
任趙公雖經營之而未竟復值年穀之不登諸生將  
半菽弗飽安敢爲時紉舉羸乎今欲謀其成績非公  
不可余聞之愀然曰誰實司民牧而作之師哉夫酌  
流而不忘源登枝而不捐本食詩書之澤而忍令學  
宮淪於蓁蕪將安執其咎乎乃捐資爲倡諸士大夫  
和之因而輿情樂輸雲蒸雷動材且積於庭粟且盈  
於倉工且備於室一簣一椽不以毫髮累閭里於廢  
者創之於敝者新之於凸者平之於狹者擴之粵王

戊仲春經始不期年而告竣巍峩壯麗廓然大觀太史公聞之喜爰致書命爲之記余笑曰太史公負燕許手筆且日讀中秘書久矣海內推弘文已胡不一揮毫而令余自爲之記是欲余侈功乎哉夫余何功之有考之易蠱之後繼以臨觀姤之交有其萃升是知爲天之啟也太史公及諸士大夫之力也余不過藉手以告無罪已耳烏足爲貞珉辱乃猶不辭而記之者非徒誇廟貌之崇高而已蓋將進多士而勗於學方今聖天子作人化治卽十室之邑亦可稱詩

書闡闡焉二三子誠入廟而思其故尊聞行知明體  
達用處而蘊黼黻之章出而炳旂常之業弼中彪外  
後先輝映則以珂佩而標里門也可以文獻而帥海  
宇也可顧瞻宮牆庶幾常守此丕顯而赫濯也假令  
以今輪奐載美者僅爲朔望瞻拜之區以今肄業其  
中者止爲出入遊觀之地是猶視學宮亦二氏之星  
壇梵宇耳豈余與太史公及諸士大夫修舉之心哉  
是爲記

重修磁州學碑陰記

張榕端

磁爲四達之衝在秦漢亦邯鄲地與臨淄宛洛列稱  
五都蓋其地襟帶漳河南通大梁北枕燕趙東西控  
引齊秦爲往來孔道今繁華雖不逮古而輪蹄畢湊  
凡吏斯土者皆疲於奔命不得息日則趣辦薪芻庀  
治傳舍往往秉燭治文書達曙曉未交而四郊之供  
億又見告矣故雖有長才濫任所問不過簿書期會  
而已畧不能於風化根本人材養育之地有所措意  
亦事勢然也州舊有學學在州治東隅其初創甚宏  
壯後乃日就頽廢幾鞠爲茂草矣先是康熙十二年

州守趙公繼實始慨然經理之鳩材飭工規模創立  
會軍興京底於成余輒爲心肅之至康熙二十年秋  
皖水任鶚峯父母奉簡命來守是州公起家進士光  
令洵著循卓聲適余在京師相見語次詢及地方利  
病甚悉余卽以學宮事爲託謂趙公爲未竟之緒公  
宜繼起而光大之公允諾下車謁聖之日卽訪舊規  
集州人士謀所以成工者乃捐俸以率衆衆翕然響  
應凡梯衡節稅圯墁陶甃之具指顧具備不費公帑  
不擾里役而殿堂之丹雘未施者高閣之頽敗未葺